　　路西恩站在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無盡黑暗裡。  
  
　　嘖、又來了嗎。  
  
　　抓了抓後腦，伸手探進口袋摸索菸盒跟打火機，一如既往地點燃小小火光、一如既往地沿著幾乎是瞬間漫延開來的光線看見自己與許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們站在一起、一如既往地跟著人群抬頭仰望那不高但也無法獨自攀上的陡峭而平滑的斷層，眾人的腳下則是零稀崩落的懸崖突出處，再底下一點便是無止盡的深淵。  
　　一切都，一如既往。  
  
　　**惡夢。**路西恩呼出一口藍煙斷定。  
  
　　他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一如每個惡夢的夜晚。  
  
　　他會把每個人都推上平台，一反自己在現實的虛弱，趕在對方道謝之前把下一個人推上去；身邊會有幾個幫忙把人推上去的夥伴，隨著安全的人數增加，腳下的立足之處也會越來越小。  
　　最後會剩下那個總是喋喋不休，拿一切他人痛處來關心對方的丹卓萊特跟自己，醫生會帶著不耐煩又有點複雜的表情問自己：「你還想待在這多久？」而自己的回應就是把醫生推上去跟崖上一臉擔憂的小女孩以及其它已經安全卻尚未離開的人會合。  
　　一些夠強壯的人把手伸向自己，腳下能站的地方也就那些了。  
  
　　路西恩又點燃下一根菸，閉上眼，說著幼時隨著父母前往濱海神殿聽了千百遍而自己如今也說了千萬遍的祈禱詞。  
  
　　*「願奧爾加與梵德雷同在，從今時直到時間的盡頭、世界的地極。」*  
  
　　陷落黑暗。  
  
──  
  
　　「喂喂神官！說多少次了，不要死在我家門口啊！診所的招牌都被你砸壞了！起床！」  
  
　　黑暗之外，醫生氣急敗壞的叫罵聲傳來。  
  
　　今天睡晚了啊。路西恩抬手擦擦嘴邊的也許有也許沒有的血跡，撐起上半身，注視著眼前煩躁的男人，「...丹卓萊特。」  
  
─fin